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reprint)

© 2022 b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SSN 0091-3723/ On the Xiān/Xiān distinction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and reconstruction in Proto-Xiang. (In Chinese) By Rui-wen Wu. All rights reserved.

## 論現代湘語中的仙先之別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臺北

### 摘要

本文以現代湘語方言為基礎，利用《切韻》框架探討其中存在的山攝開口三四等——亦即仙韻與先韻——的音韻區別，並根據現代湘語的實際語音表現，擬測原始湘語中這一對韻母的早期形式(proto form)。關於現代湘語是否能夠區分山攝仙先，學者間存在正反不同的意見。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擴大比較湘語的範圍以及同源詞數量，一方面證明原始湘語中仙先的語音區別，一方面擬測其原始形式。本文的結論認為：1) 現代湘語中確實保存仙先的區別，並在中古精系聲母及來母的環境下存在對立；2) 根據現代湘語的語音表現，仙三在原始湘語可擬為\*-ian，先四則可擬為\*-ian；3) 透過吳、閩、湘三個原始方言的比較，可以建立六朝江東方言\*-ian 與\*-ian 的對立。這個現象顯示江東方言與湘語的密切關係。

### 關鍵詞

切韻 三四等之別 原始湘語 比較方法 歷史語言學

---

**致謝** 本文初稿曾於第 52 屆國際漢藏語會議「漢語方言史的微觀研究」工作坊(澳大利亞，悉尼，悉尼大學，2019/6/24-26)上宣讀，得與沈瑞清教授和張靜芬教授交流討論，特此致謝。同時感謝本刊不具名審查人提出的修改建議，使本文論述更臻完善。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現代湘語與六朝江東方言的歷史關係」(MOST 108-2410-H-001-045-MY2)的部分研究成果，亦申謝悃。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責任均在作者。

**吳瑞文** (Rui-wen Wu) [ruiwen@gate.sinica.edu.tw]; 臺灣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1529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28, Section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29, Taiwan).  <https://orcid.org/0000-0003-4066-4306>

## 1. 前言

## 1.1 本文的研究課題

以中古《切韻》的框架來看，山攝開口仙先兩韻的區別，早在《切韻·序》中就已被注意：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章移切、脂旨夷切、魚語居切、虞遇俱切，共為不韻；先蘇前切、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溝切，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

周祖謨 (Zhou 1966b, 439) 解釋這段話的意思為「支與脂、魚與虞固不以為一韻 (陽、李、杜、夏侯四家並同)，這是對的，而仙與先、尤與侯則混而不分 (李、杜、夏侯同)，未為切當」。同時，周祖謨 (Zhou 1966b, 469–471) 進一步證明《切韻》一攝之內三等韻與四等韻之分與南朝梁吳郡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的韻類完全相同。由此可見，《切韻》音系的基礎乃是六世紀時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至於審音方面細微的分別，主要根據的是南方承用的書音。從歷時發展的觀點來看，若有某個現代漢語方言保存仙先有別的音韻特徵，則根據漢語音韻史提供的線索，這一特徵至少可以追溯到六世紀的南方雅言 (讀書音) 系統。

本文以現代湘語方言為基礎，利用《切韻》框架探討其中存在的山攝開口三四等——亦即仙韻與先韻——的音韻區別，並根據現代湘語的實際語音表現，擬測原始湘語中這一對韻母的早期形式 (proto form)。

關於現代湘語是否能夠區分山攝仙先兩韻，目前學者間存在正反不同的意見。陳暉 (Chen 2006) 指出若干湘語山攝開口三等仙韻「鮮、癩、賤、淺」等字可以與同攝開口四等先韻字區別，例如雙峰淺 tshüi3: 千 tshī1，這個對立呈現出仙先之別。這是正面的看法。彭建國 (Peng 2009, 228) 以歷史層次分析法對湘語進行層次分析，結論認為「湘語所有方言的咸山攝三四等都合流了，沒有哪個方言還能反映出三四等有差別」。這是反面的看法。以上學者間不同的見解是本文的研究動機。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切韻·序》所舉的「仙先」為平聲的陽聲韻，以四聲相承的關係而言，可以合理推測「仙先」之別實際上是「仙獮線薛」與「先銑霰屑」之別，亦即包含舒聲與入聲。本文對現代湘語仙先兩韻關係的探討，聚焦於陽聲韻「仙獮線」與「先銑霰」，暫不涉及入聲。

理由是仙先兩韻陽聲韻同源詞在數量上較入聲韻多得多，包括不少口語常用詞，同時有前人累積之研究基礎，可以進行細緻深入的研究。再者，把陽聲韻的現象研究清楚後，對考察入聲也將有所啟發，因此仙先入聲韻的現象本文暫時從略。

## 1.2 本文的研究取材

湘語，或有人稱湘方言，是一種漢語方言，分布於中國湖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以及四川省，由於是湖南省的代表方言而稱為湘語。首先將湘語視為一個獨立漢語方言大分支的是李方桂(Li 1937)，他在《中國年鑑》(Li, [1937] 1973)中將漢語方言分為八類，湘語是其中之一，這個說法已被學界廣泛接受。從地理上來看，湘語分布於湖南省的湘江、資江流域，以及沅江中游少數地區。另外，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的興安、灌陽、全州及資源等四縣也有湘語分布。再者，四川省約 46 縣市的一些局部區域也使用湘語，屬於方言島性質。

關於湘語的地理分區(areal classification)問題，從上個世紀迄今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根據鮑厚星、陳暉(Bao and Chen 2005)最近的看法，湘語可以分為五片：

1. 長益片：分布於湘江、資江的中下游，包括長沙、株洲、湘潭、寧鄉、望城、湘陰、汨羅、岳陽部分、南縣、沅江、益陽、桃江、安化東部、安鄉南部、瀏陽西部、平江的岑川江等地區。益陽、桃江、安化東部為資江流域，南縣、沅江、岳陽部分為洞庭湖濱，其他則為湘江流域。

2. 婁邵片：分布於湘中和湘西南一帶，包括婁底、湘鄉、雙峰、漣源、冷江、新化、安化西部、邵陽、邵東、新邵、隆回南部、綏寧南部、武岡、城步、新寧及洞口東部黃橋鎮和金田、楊林兩鄉。婁底、湘鄉、雙峰、漣源分布在湘江支流漣水中上游，冷江、新化、安化西部分布於資江中游，其他則分布於資江上游。

3. 衡州片：衡陽、衡南、衡東、衡山、南嶽屬於這一片，位於資江上游。

4. 辰溆片：分布於辰溪、溆浦、瀘溪三地，主要是沅江的中游。

5. 永全片：東安、祁陽、祁東、江永、道州、江華、新田、零陵、雙牌、寧遠(以上湖南省)及全州、興安、灌陽、資源(以上廣西壯族自治區)。

整體而言，湖南省除了以上提到的湘語之外，還有其他漢語方言分布，包括西南官話、贛語、客家話、湘南土話、鄉話等。屬於少數民族的非漢語方言則有苗語、土家語、侗語及勉語等。

如何確認某個方言是湘語？目前學界採用的判斷方式仍以中古全濁聲母的語音表現為準。(Li 1973; Tsuji 1979; Yuan 2001; Ting [1982] 1998; Hou 2002; Bao and Chen 2005)簡言之，中古全濁塞音和塞擦音不論平仄今讀為不送氣聲母者，或仍讀帶音者，都可能屬於湘語。其中已經清化為不送氣聲母者為新湘語，仍保留帶音者為老湘語。學者已經從實務操作中了解到，單單利用全濁聲母這個歷史條件，可能不容易與吳語區分，因此還可參考聲調上的分化(Ting [1982]1998; Hou 2002; Bao and Chen 2005)。一般而言，湘語只有平聲與去聲分陰陽，聲調為六調(長沙)或五調(雙峰)；至於吳語則四聲各分陰陽，多數為七調(蘇州)或八調(紹興)。

整體而言，綜合丁邦新(Ting [1982]1998, 171–175)及鮑厚星、陳暉(Bao and Chen 2005)的看法，辨識湘語的標準可以是：

若有一個漢語方言，古全濁類聲母今讀不送氣清音聲母或帶音聲母，古入聲韻尾消失，同時古平聲分陰陽或去亦分陰陽者，它可能就是湘語。

請留意這個標準主要是以漢語音韻史為依據的歷史性條件，在性質上屬於「分群」(subgrouping)的概念。

本文所說之現代湘語，即以上述長益、婁邵、衡州、辰溆及永全五片為本文語料取材之主要範圍。這一選擇的理由有二：第一，這些湘語已經陸續出版了兩個不同系列的專點描寫語料，材料大體充實完備，值得加以比較，彼此參照。第二，湘語迄今也累積了若干通盤性的專書，主題涵括語音、詞彙、音韻層次、祖語擬測等。可以說，湘語共時研究已經奠定良好的基礎。基於以上這些有利的研究背景，現階段正適合利用學界最新的觀念與方法來對湘語的歷時發展——包括歷史層次及早期來源——進行更具理論意義的探討。

### 1.3 本文的研究方法

如上文所說，本文預計觀察現代湘語中的仙先之別，換言之，本文乃是利用《切韻》體系來呈現現代漢語方言的音韻對應並進而論述其歷史發展。這類方法在上個世紀曾蔚為主流，但這類操作背後可能存在一個預設，那就是所有方言都是從中古《切韻》發展而來。為了讓漢語方言分群的方法與體系更為完備，Norman and Coblin (1995)指出深入地研究各漢語方言口語詞彙，並透過這些口語詞彙來擬測原始方言，是漢語歷史語言學必須進行的研究方向。

關於以上兩種研究取徑，羅杰瑞(Norman 2011, 97)曾以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的擬測為例，對於研究方法有更精闢的說明：

(擬測漢語方言通音)一種是使用比較的方法立足於現代方言回溯式進行構建與歸納。更快捷而有效的方法則是從《切韻》的音類著手，系統地去除現代漢語方言沒有的特徵，並重新整理音系的分類，使之與漢語方言音類的分合一致……我確信這兩種方法(比較的方法和對《切韻》音類的消滅和重新分類法)會得到基本相同的結果。

以上對方法論的說明值得重視。由此可知，從事漢語音韻史的研究，不論是採取現代方言回溯或利用中古《切韻》框架，都應當遵照比較方法的基本精神，審慎從嚴認定同源詞，進而歸納出可靠的語音變化。

整體而言，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節是前言；第二節探討現代湘語中仙先兩韻的讀音；第三節探討現代湘語方言中仙先分混的類型及其歷史上的來源；第四節討論一個現代湘語中常用的口語詞彙的來歷，並從詞彙角度與其他方言進行比較；第五節是本文的結論。

## 2. 現代湘語中仙先兩韻的表現

### 2.1 中古仙三先四精系字同源詞

根據《切韻》的架構，山攝開口仙、先兩韻分屬於三等韻和四等韻，其與中古各類聲母的結合分布如下：

表 1 《切韻》仙先兩韻與聲母的結合分布

	幫系	端系	精系	知系	章系	見影系
仙	+	-	+	+	+	+
先	+	+	+	-	-	+

根據表 1，可知仙三韻與先四韻在幫、精、見影這幾類聲母之後存在最小對比(minimal pair)。因此要在現代湘語中找出「仙先之別」，最為理想的情況，便是在上述中古聲母的環境中找出現代韻母上的音韻對比。本節即以此為尺度，觀察現代湘語中仙三韻與先四韻的具體讀音。根據我們既有的觀察，現代湘語中仙先兩韻成系統的對比正是出現在精系及來母字，下文將聚焦於此進行探討。

本文擇取十五種湘語方言進行觀察，若干湘語有兩位以上不同學者的調查資料，若同時採用則在該湘語方言後標寫姓氏，以示區別。湘語仙三與先四在精系後的韻母對比，請看表 2<sup>1</sup>：

表 2 現代湘語仙開三與先開四的精系字同源詞

	仙開三精系字			先開四精系字		
	淺	賤	癡	千	前	先
婁底	tshuĩ3	dzuĩ6	suĩ3	tshĩ1	dzi2	sĩ1
邵陽儲	tehyẽ3	dzyẽ6	eyẽ3	tehiẽ1	dziẽ2	eiẽ1
邵陽鮑	tehyẽ3	dzyẽ6	eyẽ3	tehiẽ1	dziẽ2	eiẽ1
湘鄉	鮮 eyẽ1	teyẽ6	eyẽ3	tehiẽ1	teiẽ2	eiẽ1
雙峰	tshũĩ3	dzũĩ6	sũĩ3	tshĩ1	dzi2	sĩ1
漣源	tshui3	tsui6	sui3	tshi1	tsi2	si1
新化	tehiẽ3	dzhiẽ1	eiẽ3	tehiẽ1	dzhiẽ2	eiẽ1
辰溪	鮮 eye1		eye3	tehie1	dzic2	ecie1
溆浦	tehyẽ3	teyẽ6	eyẽ3	tehiẽ1	dziẽ2	eiẽ1
衡陽			eyen3	tehien1	teien2	eien1
東安		zye6		tehie1	zie2	ecie1
祁陽			eyan3	tshian1	dzhian2	cian1
長沙	tshiẽ3	tsiẽ6	siẽ3	tshiẽ1	tsiẽ2	siẽ1
湘潭曾	tshiẽ3	tsiẽ6	siẽ3	tshiẽ1	tsiẽ2	siẽ1
湘潭李	tshiẽ3	tsiẽ6	siẽ3	tshiẽ1	tsiẽ2	siẽ1
桃江	tshie3	zie6	sie3	tshie1	zie2	sie1
益陽	tehiẽ3	liẽ6	eiẽ3	tehiẽ1	liẽ2	eiẽ1

根據表 2 可知：

1. 比較仙三韻「淺賤癡」和先四韻「千前先」這兩組同源詞，現代湘語中能夠區分仙三與先四的主要集中在婁邵片的婁底、邵陽、雙峰、漣源。辰溆片的辰溪和溆浦也都能區別。衡州片的衡陽只剩下「癡」一個同源詞。永全片的東安和祁陽也分別只有一個同源詞能夠區別。至於屬於長益片的長沙、湘潭、桃江和益陽則全部無法區別，已經混為一類。

2. 從能夠區別仙三韻與先四韻的湘語方言來看，仙三韻精系字全部讀為具合口性質的主要元音，例如 -uĩ 或去鼻化的 -ui，或帶有撮口呼介音 -y-，例如 -yan、-yen、-yẽ、-yẽ 或去鼻化的 -ye。歸納而言，上述仙三韻精系字的韻母均是合口韻母。至於先四韻精系字，主要元音都帶有齊齒介音 -i-，語音形式有不鼻化的 -ian、-ien、鼻化的 -iẽ、-iẽ、ĩ 以及去鼻化的 -ie、-i。由此可見，先四韻精系字韻母的共性是開口韻母。

從中古音框架來看，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線索是，以上能夠區別仙三韻與先四韻的精系字，其韻母讀音往往與同韻(仙韻)合口精系字有相同的形式，如表 3 所示：

表 3 現代湘語仙合三精系字與知章見系字同源詞

	仙合三精系字			仙合三知章見系字		
	全	選	旋平聲	轉上聲	磚	拳
婁底	dzuĩ2	suĩ3	dzũi2	teyĩ3	teyĩ1	dzyĩ2
邵陽儲	dzyẽ2	eyẽ3	zyẽ2	teyẽ3	teyẽ1	dzyẽ2
邵陽鮑	dzyẽ2	eyẽ3	zyẽ2	teyẽ3	teyẽ1	dzyẽ2
湘鄉	tehyẽ2	eyẽ3	eyẽ2	tyẽ3	tyẽ1	thyẽ2
雙峰	dzuĩ2	suĩ3	tshuĩ1	tuĩ3	tuĩ1	duĩ2
漣源	tsui2	sui3	tsui2	kui3	kui1	kui2
新化	dzhyẽ2	eyẽ3	zyẽ2	teyẽ3	teyẽ1	dzhyẽ2
辰溪	dzye2	eye3	eye2	teye3	teye1	dzye2
溆浦	dzyẽ2	eyẽ3	zyẽ2	tsuẽ3	tsuẽ1	(dzɿ2)
衡陽	teyen2	eyen3	teyen2	teyen3	teyen1	teyen2
東安	dzye2	eye3	dzye2	teye3	teye1	dzye2
祁陽	dzhyan2	eyan3	dzhyan6	teyan3	teyan1	dzhyan2
長沙	tsiẽ2	siẽ3	siẽ2	teyẽ3	teyẽ1	teyẽ2
湘潭曾	dziẽ2	siẽ3	siẽ2	teyẽ3	teyẽ1	dzyẽ2
湘潭李	tsiẽ2	tsiẽ3	siẽ2	teyẽ3	teyẽ1	teyẽ2
桃江	zie2	sie3	zie6	teye3	teye1	teye2
益陽	liẽ2	eiẽ3	liẽ2	teyẽ3	teyẽ1	teyẽ2

歸納起來，從中古音的框架來看，現代湘語山攝仙三開、仙三合以及先四開的精系字，至少可以分為 A、B 兩類，這兩類在結構上的差異是？

A 類——仙合三精系=仙開三精系≠先開四精系。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推測 A 類湘語方言的仙三韻精系字的合併方向是往仙三韻合口的方向靠攏，因而與先四韻的精系字得以區別。

B 類——仙合三精系≠仙開三精系=先開四精系。這類湘語方言傾向維持仙三韻內部開口與合口的對立，仙三韻精系字往先四韻的方向靠攏，因而 B 類精系字無法區別開口的仙先兩韻。

這裡有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那就是：屬於 A 類的現代湘語，為何仙三韻開口精系字會發展出合口成分呢？這個問題牽涉到仙三韻韻母的擬測，下文將從比較的觀點進行深入的探討。

## 2.2 中古仙三開合兩韻知章系字的區別

上面看到，在仙三韻與先四韻精系字有分別的湘語方言，其中仙三精系字往往主要元音為合口性質，又或者具備合口性質的介音。同時，這些湘語方言中的仙三開口精系字與仙三合口精系字合流。有鑒於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觀察湘語方言中仙三韻開合口的分合情況，以確認仙先兩韻的分合關係。首先來觀察仙三韻開合口知章系字的表現，如表 4 所示：

表 4 現代湘語仙開三與仙合三知章系字同源詞

	仙開三知章系字			仙合三知章系字		
	展	纏	鱔/蟾	轉上聲	磚	船
婁底	teĩ3	dzĩ2	ɣĩ6	teyĩ3	teyĩ1	dzyĩ2
邵陽儲	tsã3	dzã2	zã6	teyẽ3	teyẽ1	dzyẽ2
邵陽鮑	tsã3	dzã2	zã6	teyẽ3	teyẽ1	dzyẽ2
湘鄉	tɕɿ3		tɕɿ6	tyẽ3	tyẽ1	dhyẽ2
雙峰	kĩ3	gĩ2	ɣĩ2	tuĩ3	tuĩ1	duĩ2
漣源	ki3	ki2	xi6	kui3	kui1	kui2
新化	tɕẽ3	dzẽ2	zya3	teyẽ3	teyẽ1	dzhyẽ2
辰溪	tse3	dze2	se5	teye3	teye1	eye2
溆浦	tsẽ3	dzẽ2	sẽ6	tsuẽ3	tsuẽ1	dzuẽ2
衡陽	teien3	teien2	eien6	teyen3	teyen1	teyen2
東安	teie3	zie2	zie6	teye3	teye1	dzye2
祁陽	teian3	dzhian2	zian5	teyan3	teyan1	dzhyan2
長沙	tɕã3	tɕã2	ɕã5	teyã3	teyã1	teyã2
湘潭曾	teyẽ3	dzyẽ2	eyẽ5	teyẽ3	teyẽ1	dzyẽ2
湘潭李	teyẽ3	teyẽ2	eyẽ5	teyẽ3	teyẽ1	teyẽ2
桃江	tu3	zu2	zu6	teye3	teye1	teye2
益陽	tsã3	lã2	lã5	teyã3	teyã1	teyã2

根據表 4，只有湘潭將仙三韻知章系開合兩韻讀為同一個韻母：-yê/-yẽ，此外其他湘語方言都能明確地區分仙三韻開合口。整體而言，現代湘語中古仙三韻開口字絕大多數讀為齊齒呼-i-或開口呼，仙三韻合口字都讀為帶撮口呼介音-y-或合口呼介音-u-的讀音。換句話說，絕大多數湘語方言在知章系聲母後都能清楚地區分仙三韻的開口字與合口字。新化方言仙開三禪母的「鱔」讀 zya3，與仙合三也有區別，這個讀音相當具啟發意義，後文將進一步討論。

### 3. 現代湘語方言中仙先分混的類型及歷史來源

#### 3.1 現代湘語中仙先的分混類型

以上我們討論了現代湘語方言中仙三韻與先四韻在精系字後的表現，同時也初步觀察了仙三韻開合口字的情況。利用「仙三韻開口精系與先四韻開口精系的分混」與「仙三韻開口知章系與仙三韻合口知章系的分混」兩個尺度，以「+」代表分，以「-」代表混，從邏輯上可以得出四種可能的組合：

- 甲：[+, +]  
乙：[-, +]  
丙：[-, -]  
丁：[+, -]

現在進一步探討以上可能的組合樣態在本文十五種現代湘語中的具體情況。首先觀察表 5：

表 5 現代湘語仙先兩韻分合的類型

	(1)	(2)	現代湘語方言
甲	+	+	婁底、邵陽、湘鄉、雙峰、漣源、辰溪、溆浦、衡陽、東安、祁陽
乙	-	+	新化、長沙、桃江、益陽
丙	-	-	湘潭
丁	+	-	無

根據表 5：

1. 甲類是「仙三韻精系≠先四韻精系，且仙三韻開口知章系≠仙三韻合口知章系」。多數湘語方言屬於這一類，從地理分區上來看包括婁邵片、辰溪片、衡州片以及永全片。這顯示在精系聲母之後，仙三韻與先四韻保留區別。

2. 乙類是「仙三韻精系=先四韻精系，且仙三韻開口知章系≠仙三韻合口知章系」。這類湘語多數是長益片的方言，只有新化屬於婁邵片。從古音框架來看，仙三韻與先四韻已經合流，只有仙三韻開口知章系字仍然與同韻合口知章系字有所區別。宏觀來看，新化方言可以視為婁邵片次方言開始由甲類往乙類演變的先驅。

3. 丙類是「仙三韻精系=先四韻精系，且仙三韻開口知章系=仙三韻合口知章系」。屬於這一類的湘語方言，目前觀察所及只有湘潭一個。從古音框架來看，湘潭方言在結構上經歷過相當劇烈的改變。湘潭方言仙三韻開口與先四韻開口及仙三韻合口的關係如表 6 所示：

表 6 湘語湘潭方言仙先兩韻的開合口今讀

	幫系	端系	精系	知系	章系	見影系
仙三合	–	–	iĕ	yĕ	yĕ	yĕ
仙三開	iĕ	–	iĕ	yĕ	yĕ	iĕ
先四開	iĕ	iĕ	iĕ	–	–	iĕ
先四合	–	–	–	–	–	yĕ

根據表 6，湘潭的演變是：1) 仙三開以及仙三合精系字一律向先四開精系字靠攏，讀為齊齒呼的-iĕ。2) 仙三開知章系字往仙三合知章系字靠攏，讀為撮口呼的-yĕ。3) 仙三開幫、見影諸聲母字都向先四開靠攏，讀為齊齒呼的-iĕ。換句話說，湘潭的仙三韻開口字一部分與先四韻開口字合併，一部分與仙三韻合口字合併，演變的步調較其他湘語方言迅速。

4. 丁類是「仙三韻精系≠先四韻精系，且仙三韻開口知章系=仙三韻合口知章系」。本文所觀察的十五種湘語方言中沒有任何一種屬於此類。湘語內部語言眾多，我們不能排除是還沒有發現這一類型的方言。但倘若本文對現象的觀察是正確的，則丁類的「不存在」本身也具備歷史語言學的意義。丁類之不存在，顯示就系統歸併而言，開口仙三韻傾向與同屬開口的先四韻合併，而不與合口仙三韻合併；換句話說，區分同韻之開合比區分同開合之等第更具優先性。

歸納起來，根據中古仙三開、先四開以及仙三合諸韻母在精、知、章諸聲母後的韻母表現，可以把本文所論十五種現代湘語方言區分為表 7 的四種類型：

表 7 現代湘語區分仙先的類型

	溇浦型	婁底型	長沙型	湘潭型
仙三合知章	-uĕ	-yĭ	-yĕ	-yĕ
仙三開知章	-ĕ	-ĭ	-ĕ	-yĕ
仙三開合精	-yĕ	-uĭ	-iĕ	-iĕ
先四開精	-iĕ	-ĭ	-iĕ	-iĕ

1. 溇浦型和婁底型都是仙三開與先四開在局部條件(精系字)有明確對立的類型。尤其溇浦型仍然可以在知章系區分仙三韻開口與合口，現象上最為保守；婁底型的仙三開知章系字韻母與先四開精系韻母合流，是後起的演變。

2. 長沙型與湘潭型都是仙三開與先四開在精系字後合流的類型，只是長沙型在知章系聲母後仍然可以區分仙三韻的開合口兩類。

湘潭型早期的仙三韻開合口對立及仙三韻先四韻開口三四等對立基本上都已不復存在，*-iĕ*、*-yĕ* 這兩個韻母分別都有早期開口細音或合口細音的來源。從歷史演變上看，湘潭方言顯然經歷過相當劇烈的結構重整。

### 3.2 現代湘語中仙先有別的歷史來源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現代湘語中有不少方言可以區別山攝三等仙韻與四等先韻，具體語音環境是精系字（中古擬音為 \**ts-*、\**tsh-*、\**dz-*、\**s-*、\**z-*等）。我們認為上述現象乃是一種保留早期音韻對立的表現，也就是音韻特徵上的「存古」(retention)。從漢語音韻史的觀點來看，這類分別可以追溯到六朝時期通行於南方的古江東方言，參看周祖謨 (Zhou 1966a, 1966b)。

上面我們提到，現代湘語中仙三韻精系開口字往往與同韻精系合口字合流，因而得以與先四韻精系字有所區別。問題的癥結在於：為何仙三韻精系開口字會朝向仙三韻合口字的方向演變？我們認為，這是由於早期湘語仙三韻主要元音的語音性質使然。首先我們推測，早期湘語三等韻帶有一個介音成分 *-i-*。更關鍵的是，早期湘語仙韻的主要元音，應當是一個發音部位偏低靠後同時帶有合口性質 ([+rounded]) 的 [ɔ]。這個後 [ɔ] 本身的合口徵性在舌尖音聲母 (精系) 的環境下影響了前方的介音成分，使原本的前高展唇介音 [-i-] 變成前高圓唇介音 [-y-]。也就是例 (1) 所示<sup>3</sup>：

(1) 仙韻 \**iɔn* > *yɔn* / [精] \_

相對地，先四韻開口字也帶有介音 *-i-*，但主要元音是一個不帶合口徵性 ([-rounded]) 的 [a]，所以介音 *-i-* 並不會產生任何變化，即例 (2) 所示：

(2) 先韻 \**ian* > *ian* / [精] \_

至於在幫系 (雙唇音) 與見影系 (舌根音) 的聲母條件下，仙三韻與先四韻基本合併為一個類，即例 (3)：

(3) a. 仙韻 \**iɔn* > *ian* / [幫, 見] \_  
b. 先韻 \**ian* > *ian* / [幫, 見] \_

另外，仙三韻的知系(舌面塞音)與章系(舌面塞擦音)，可能由於聲母發音部位偏向舌面或硬顎，而有較為複雜的演變。以本文上面討論的四型為例，如(4)所示：

- (4) a. 仙韻 \*iɒn > ian > ɛn / [知, 章]\_(激浦)  
 b. 仙韻 \*iɒn > ian > iẽ > ĩ / [知, 章]\_(婁底)  
 c. 仙韻 \*iɒn > ian > ɿ / [知, 章]\_(長沙)  
 d. 仙韻 \*iɒn > iuan > yẽ / [知, 章]\_(湘潭)

激浦與長沙在知章系聲母後都丟失了介音成分\*-i-而成為開口呼韻母。婁底則保留介音-i-，並進一步高化為-ĩ。特別有啟發的是湘潭。湘潭固然經歷了相當大的結構重整，但以仙三韻知章系開口字而言，湘潭的-yẽ 反而提供了相當具啟發性的音韻線索：以湘潭仙韻知章系字今讀為 yẽ 來推測，不僅仙三韻知章系開口字仍然可以擬測出介音成分-i-，同時其主要元音必然也來自[ɒ]，這顯示仙三韻果然也發生過主要元音合口徵性影響-i-介音的變化。

上面(表 4)已經看到，新化「鱧」(鰱)讀為 zya3，中古與之同音的「善」讀為 zẽ5。「鱧善」，常演切，中古同為山攝開口三等仙韻禪母上聲字，中古的濁上字在新化方言中存在文白異讀的差異：讀為去聲的是文讀音，保持上聲或讀為陰平的是白話音，參看羅昕如(Luo 1998, 44-45)。也就是說，新化「鱧」zya3 在聲母及聲調上都是規則對應，只有韻母-ya 似乎無法解釋。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推測新化-ya 韻母來自原始湘語的\*-iɒn，其變化如下：\*ziɒn3 > zyɒn3 > zya3。從原始形式的觀點來看，新化「鱧」zya3 是一個演變較慢而相對保守的讀音。

上面我們為湘語的仙三韻構擬了\*-iɒn，先四韻構擬了\*-ian。現在看看其他漢語方言的情況。關於中古時期仙三韻與先四韻的區別，學界早期主要關注的是現代吳語中的仙先有別。請看表 8<sup>4</sup>：

表 8 浙南吳語仙先兩韻的區別及原始浙南吳語擬測

	義烏	永康	金華	慶元	原始浙南吳語
連仙	lie2	lie2	lie2	liẽ2	*liẽ2
煎仙	tsie1	teie1	tsie1	teiẽ1	*tsiẽ1
線仙	sie5	eie5	sie5	eiẽ5	*siẽ5
件仙		gie6	teie6	teiẽ4	*giẽ4
天先	thie1	thia1	thia1	thiã1	*thiã1
年先	ɲie	ɲia2	ɲia2	ɲiã2	*ɲiã2
燕先			iã3	iã5	*?iã5

根據表 8，原始浙南吳語的仙三韻開口可以構擬為\*-iẽ，先四韻開口可以構擬為\*-iã。附帶一提，秋谷裕幸 (Akitani 2003) 以常山、玉山、江山、廣豐四種浙南地區吳語擬測了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的原始形式，其中仙三韻和先四韻的開口字多數擬為\*-iã，可能原始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已經發生了仙三與先四的合併，屬於後起的現象。

至於現代閩語中的仙三與先四之別，由於閩語疊積了早晚不同時代來源的音韻層次，就程序而言，要利用閩語的資料來進行漢語音韻史的研究，第一項工作是必須釐清不同層次的音韻對應及各層次的時代先後，然後才能用於比較研究。

關於原始閩語的性質，閩語研究先驅羅杰瑞 (參見 Norman 1994, 梅祖麟 1994 譯, 45–48) 已經指出，除去晚唐之後傳入的文讀層外，原始閩語 (proto Min) 內部至少還包含兩種不同時代的音韻層次：一個遠溯至秦漢，另一個則導源於南朝。在「時間層次說」這一基礎上，梅祖麟 (Mei [2001] 2014a, 247–265) 進一步探討吳閩語魚虞兩韻的層次，又有我們 (Wu 2002) 分析中古四等韻在現代閩語中的時間層次，均指出原始閩語中的南朝層其實正是六朝時期南方的江東方言。歸納起來，原始閩語已經是一個具有不同時間層次的早期語言，其中的秦漢層可與上古音系相印證，南朝層則是可用以擬測《切韻》音系的材料。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原始方言的比較來擬測中古《切韻》音系的仙先之別，因此利用原始閩語中的江東方言層 (南朝層) 讀音，在取材與方法上毋寧是相當合理而自然的。

有關原始閩語山攝開口字的層次分析，我們 (Wu 2012) 已經在 Norman (1981) 的基礎上提出更為充分且全面的分析，整體而言，原始閩語中屬於六朝江東方言仙三開與先四開的區別如表 9 所示：

表 9 原始閩語及各原始次方言仙先兩韻的區別及擬測

	原始閩南語	原始閩東語	原始閩北語	原始閩語
連仙			*lyaiŋ2	*lian2
線仙	*suã5	*sian5	*syaiŋ5	*sian5
癩仙	*tshuã3	*tshian3	*tshyaiŋ3	*tshian3
賤仙	*tsuã6	*sian6		*tsian6
鱗仙	*tshuã4	*tshian6	*syaiŋ4	*tshian4
件仙	*kiã4			*kian4
困仙	*kiã3	*kian3	*kyaiŋ3	*kian3
天先	*thi1	*thien1	*thien1	*thian1
年先	*ni2	*nien2	*nien2	*nian2
見先	*ki5	*kien5	*kien5	*kian5

根據我們(Wu 2012)的研究可知: 1) 原始閩語中保留山攝開口仙三先四等的對立, 分別是仙三開為\*-ian 而先四開為\*-ian; 2) 原始閩語的\*-ian 在原始閩南語的非舌根音聲母後演變為\*-uã, 在原始閩北語任何聲母環境都讀為\*-yaiŋ, 在原始閩東語則都是\*-ian。根據原始閩北語的表現, 把早先我們(Wu 2012)為仙韻擬測的\*-ian 稍微修改, 將主要元音擬為偏後偏低的合口元音[v]。下面將進一步說明這個改變的必要性。

現在把共同浙南吳語、原始閩語以及上面討論的原始湘語放在一起, 並利用這三種原始方言的形式擬測六朝江東方言的形式(見表 10):

表 10 六朝江東方言仙先兩韻的擬測

	原始浙南吳語	原始閩語	原始湘語	六朝江東方言
仙三開	*-iẽ	*-iɔn	*-iɔn	*-iɔn
先四開	*-iã	*-ian	*-ian	*-ian

根據表 10 的擬測, 我們可以分別說明六朝江東方言到各原始漢語方言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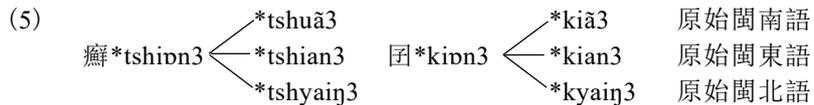
首先, 從六朝江東方言到原始浙南吳語發生了以下的變化:

R1 \*iɔn > iɛn > \*iẽ

R2 \*ian > \*iã

以上 R1 與 R2 兩項音韻演變可以分別發生, 沒有次序先後的問題。R1 顯示\*-iɔn 經歷過去合口化、舌位前化及鼻化等三項演變, 才成為\*-iẽ; R2 顯示\*-ian 變為\*-iã, 主要元音保持早期的形式, 只有舌尖鼻音韻尾-n 鼻化。原始浙南吳語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保存先四韻主要元音[a]。至於仙三韻的主要元音則經歷比較多的變化, 這可能與元音整體的結構變遷有關, 也可能暗示原始浙南吳語(或是六朝江東方言)的三等介音-i-更早期是個輔音性的\*-j-, 如多數的中古音系所擬測的那樣。

有別於原始浙南吳語主要元音推移的音韻演變, 原始閩語則發生了另一種樣態的演變, 那就是仙三韻主要元音[v]影響原有的介音成分, 在若干原始語次方言中甚至造成仙韻同源詞的條件分化。以「癩」和「囧」這兩個同源詞為例, 即例(5)所示:



原始閩語的\*-iɔn 在原始閩北語中反映為 yaiŋ, 首先可以發現主要元音 [ɔ] 的合口徵性影響了介音成分, 使原先的-i 變為-y<sup>5</sup>。在原始閩東語中 [ɔ] 前化為 [a]; 先四開的\*-ian 則是演變為\*-ien, 主要元音有別。在原始閩南語中, [ɔ] 在舌根音聲母之後保持為\*-iã, 在非舌根音聲母之後演變為\*-uã, 這也與 [ɔ] 的語音性質有關。由以上的同源詞例可知, 將仙韻主要元音擬測為 [ɔ] 這個後低合口元音, 在解釋不同閩語次方言的演變時相當合理而簡捷。

從跨方言比較來看, 原始湘語的仙三開口韻同源詞在精系聲母的環境下發生了 [ɔ] 元音的徵性擴散, 這個音變與原始閩南語「線癩賤」等精系字相當類似, 我們相信這並非偶然。這類跨方言的平行音變現象顯示, 我們為六朝江東方言仙三韻擬測的韻母\*-iɔn 是合理的推測, 足以解釋目前既有的語言變體; 也可以說, 由於同出一源, 在不同群的後代方言中往往會有類似的語音變異。儘管如此, 仍請留意原始湘語與原始閩語的開口仙三先四之別, 在聲母環境上也有不同: 原始湘語幾乎只在精系聲母後保留仙三與先四的區別, 原始閩語(以及原始浙南吳語)則是在精系與見影系聲母後保留區別。

#### 4. 現代湘語中的「連」(縫製)的語音來歷

以上我們根據現代湘語的語料, 同時參考《切韻》框架, 從精系字入手來觀察湘語中仙三先四是否有別, 結論認為原始湘語仙三開應當構擬為\*-iɔn, 先四開則是\*-ian。底下以此為基礎, 談一個不屬於精系, 但同樣來自山攝開口三等\*-iɔn 的同源詞, 那就是表示「縫製」的動詞「連」。

現代湘語中表示縫製衣服的動詞, 長沙方言用「做衣服」[tsəu5 i1 fu7, 動詞是「做」(Li 2016a, 308)。此外另有其他方言使用「連」表示「縫製」, 例如衡陽: 連衣 lien2 i1, 縫衣 (Li 2016b, 310)。請留意, 衡陽的「連」lien2 與「蓮」同音。此外, 祁陽稱「做衣服」為「連衣」[dhian2 i1, 其中 dhian2 也與「蓮」同音 (Li 1998, 163)<sup>6</sup>。「連」, 力延切, 為仙開三韻來母平聲字, 從衡陽 lien2 和祁陽 dhian2 的韻母讀音來看, 它們均屬於仙先不分(也就是山攝三四等合流)的讀音。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衡陽與祁陽外, 尚有若干湘語方言表示「縫」的動詞, 其實本字也是力延切的「連」, 如例(6)所示:

- (6) a. 辰溪, □縫 dye2(來母逢細音今讀帶音舌尖塞音)<sup>7</sup>  
 b. 溱浦, □縫 lyē2  
 c. 東安, □縫 lye2

過去由於不明白仙三韻另有一套音韻規則對應可讀為\*-ion, 並與先四(\*-ian)有別, 因此謹慎的學者往往標為有音無字。在發現原始湘語中保留仙先兩韻的區別之後, 以上辰溪、溱浦、東安表「縫」的動詞都可以相當放心地寫為本字「連」, 在原始湘語的讀音為\*liɔn2。從中古切韻的框架來看, 仙開三的「連」與先開四的「蓮」同為來母平聲字, 就韻母而言是仙三先四的最小對比。上述湘語方言中的先開四「蓮」讀音分別為: 辰溪 die2、溱浦 liē2、東安 lie2, 都來自\*lian2 而有別於表「縫製」的「連」。這個個案顯示, 探索湘語中仙先有別的音韻層次, 有助於我們理解現代湘語方言口語中某些語詞的來歷, 進而發掘正確的本字(同源詞)。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 原始閩北語中表示「縫」的動詞也用「連」, 例如建甌 lyiŋ5、建陽 lyeiŋ2, 原始閩北語的形式為\*lyaiŋ2(<原始閩語\*lian2)。比較原始湘語與原始閩語, 原始湘語「連」(\*liɔn2)與原始閩語的「連」(\*lian2)均表示「縫製」義, 是可靠的同源詞, 其音韻特徵為仙先有別, 至少可以追溯到六朝時期的江東方言的「連」\*liɔn2。

如果進一步擴大比較的範圍, 可以發現以「力延切」的「連」表示「縫補」義的現代漢語方言其實不限於湘、閩兩語。現代客語和贛語各次方言都有以「連」或「聯」(反切亦為「力延切」, 與「連」同音)表「縫補」義的。翻檢李如龍、張雙慶(Li and Chang 1992, 383)及劉綸鑫(Liu 1999, 466)的調查報告, 表「縫衣」義而語源是「連」(聯)的客贛方言如下<sup>8</sup>:

客語: lian2(梅縣、河源、寧都)、lien2(連南、揭西、陸川)、lien2(翁源、秀篆)、len2(香港)、len2(清溪)、tieŋ2(武平)、tiē2(長汀)、tiā2(大余)。|| lien2(定南、銅鼓、溁溪、寧都)、lien2(石城)、len2(井岡山)、liŋ2(于都)、tiē2(上猶、安康)、ti2(安遠)。

特殊讀音: liuɔin2(龍南)<sup>9</sup>

贛語: lien2(宜豐、都昌、宿松)、lien2(余干、建寧)、lin2(弋陽)、liā2(永新)、liē2(茶陵)、niē2(陽新)、liēŋ2(醴陵)、dhien2(平江、修水)、tian2(南城)、thien2(安義)、thien2(邵武)|| lien2(南昌、高安、上高、南豐、吉安)、

tien<sup>2</sup>(臨川、宜黃、黎川)、liē<sup>2</sup>(萍鄉)、liē<sup>2</sup>(泰和)、ŋiē<sup>2</sup>(蓮花)

特殊讀音：tyon<sup>2</sup>(吉水)

以上客贛語表「縫」義的詞，本字(語源)都是山攝開口仙韻三等來母的「連」(聯)。觀察上述音韻形式，有幾個地方需要說明：

第一，客贛語都有若干方言將來母讀為舌尖塞音(t-、th-、dh-)的方言，語音條件為後接細音(前高元音 i、y)，相關的討論及描述參看何大安(Ho 1988, 102-103)、李如龍、張雙慶(Li and Chang 1992, 163, 167)及劉綸鑫(Liu 1999, 232, 264)。上面我們看到湘語的祁陽與辰溪也有類似的演變。湘、客、贛各次方言都有中古來母在細音前改讀為同部位不帶音或帶音的塞音的現象，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項音變的性質乃是次方言平行發展的結果，不能追溯到它們各自早期的祖語。同時就分群而言，也無法根據這項音變將湘、客、贛三語視為一群。

第二，本文的主題是探討仙先兩韻的分合問題，並且以「是否具有仙先之別」作為方言歸群的判斷根據。觀察以上字例，絕大多數客語各次方言中表「縫製」義動詞的「連」均與同攝四等先韻的「蓮」同音，可見其讀音性質都屬於「仙先無別」這一類。同樣地，贛語絕大多數表「縫製」義動詞的「連」也與四等先韻「蓮」同音，也無法區分仙先兩韻。

第三，客贛兩語各有一個次方言的「連」讀音很特殊：客語龍南「連」讀 liuoin<sup>2</sup>，贛語吉水「連」讀 tyon<sup>2</sup>，必須加以說明：

首先來看贛語。贛語吉水方言仙三韻「連」讀為 tyon<sup>2</sup>，與先四韻「蓮」tien<sup>2</sup> 讀音有別，聲母屬於規則對應，上面已有說明，茲不贅述，這裡主要關注韻母。從中古音架構來看，吉水-yon 也正是山攝合口三等精系字的韻母，比較「全」tchyon<sup>2</sup>。由此可知，吉水方言「縫製」義動詞不但是三等仙韻的「連」，而且其讀音 tyon<sup>2</sup> 也屬於可以區別仙先兩韻的音韻層次。更重要的是，吉水還有兩個仙韻精系字讀-yon 韻母：淺 tchyon<sup>3</sup>、癩 eyon<sup>3</sup>，這幾個同源詞整體顯示吉水確曾存在一個仙先有別的六朝江東方言音韻層次，只是這個音韻層次受到晚近「仙先無別」層次覆蓋，是以隱沒不彰。

至於客語龍南方言的情況則大不相同。龍南方言仙三韻「連」讀 liuoin<sup>2</sup> 與先四韻「蓮」lien<sup>2</sup> 有別。再者，-iuoin 也是山攝合口三等精系字的韻母，比較「全」tchiuoin<sup>2</sup>。然而應當留意的是，依照既有的資料，客語龍南方言別無其他讀為-iuoin 韻母的仙三同源詞，這點與贛語吉水大異其趣。這個詞彙現象顯示，「連」在客語龍南方言中是個孤例，不容易構成一個可靠的音韻層次。進一步觀察客語內部各次方言，儘

管不乏仙三韻開口與合口的精系字同韻母的情況，但這些現象零星而參差，如表 11 所示：（于都根據 Xie 1998，寧都參考 Xie 2003，梅縣據 Li and Chang 1992）

表 11 現代客語中仙開三與仙合三韻母的分合

	仙開三來母與精系				仙合三精系
	連 <small>連製</small>	淺	賤	癩	全
龍南	liuoin2	(tehien3)	(tehien5)	(eien3)	tehiuoin2
連南	(lien2)	(tshien3)	(tshien5)	syen3	tshyen2
于都謝	(li2)	tshɿ3	(tshĩ6)	(si3)	tshɿ2
寧都	(lian2)	tshyan3	tshyan6	(sian3)	(tshian2)
寧都謝	(lian2)	tehyon3	tehyon6	(eian3)	(tehian2)
梅縣	(lian2)	(tshian3)	(tshian5)	(sian3)	(tshian2)

根據表 11：

第一，龍南、連南、于都三個客語方言都有仙開三來母與精系字讀同仙合三精系字的現象，不過轄字上頗不一致。

第二，兩種寧都方言的材料顯示仙三開精系的「淺、賤」有與仙三合精系的「全」不同的韻母，主要差異在於介音：仙三開讀-y-（前高圓唇），仙三合讀-i-（前高展唇）。從對比的角度來看，寧都的今音與中古開合恰好顛倒。梅縣基本上不能區分仙三開與仙三合，都讀為-ian，介音是-i-。梅縣是客語的代表性方言，而「連淺賤癩/全」都讀-ian，這個現象暗示寧都讀-yan/-yon 的「淺、賤」並非客語固有的讀音<sup>10</sup>。

歸納起來，現代客語次方言中仙開三韻母具合口成分表現頗為參差，是個別零星借用造成，就系統性而言不容易視為一個獨立的音韻層次。儘管如此，由客語各次方言今讀語音形式來推敲，這類合口韻母大致反映了六朝南方江東方言早期讀\*-ion 的樣貌。我們推測出借方應該是個具備江東方言層次的語言。

根據劉綸鑫 (Liu 1999, 31–34)，江西境內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於贛南，可分為本地人說的「本地話」和客籍人說的「客籍話」兩大派系。區分標準是根據遷入贛南的早晚：客籍話是明末清初從閩西、粵東遷入贛南；「本地話」則是明末之前就居住於贛南的居民。就語言性質而言，「客籍話」移入之前，贛南本地人所說的「本地話」也是客家方言，具有客家方言語音、詞彙和語法的基本特徵。此外，劉綸鑫 (Liu 1999, 5–6) 詳細考察歷史文獻後指出，明代初年戰亂初定，而贛南人口流失嚴重，田地荒蕪。相對地，贛北與贛中一帶人口密度則是「肩摩袂接」。因而朝廷下令獎勵開墾，促使當時南昌、吉安等府大批人口遷入贛南。

劉綸鑫 (Liu 1999, 8) 進一步指出，若說明代中期以前，江西境內的移民方向主要是自北向南，那麼到了明代後期和清代前期，江西境內的移民方向是自南向北。由此可知，贛南地區同時容受來自北方(贛北及贛中)及南方(粵東、閩西)兩地移民，可以想見客贛兩語接觸之頻繁。

了解了贛南地區的移民歷史，有助於解釋贛南客家語中特殊讀音的來歷。我們認為，贛南客家語中讀為仙開三今讀韻母主要元音為合口(-iuoin、-yon、-ɔ)或者帶有圓唇介音(-yan、-yen)的「連、淺、賤、癩」等同源詞，乃是由於與贛語密切接觸，進而由贛語零星借入的詞彙。Coblin (2019, 667) 擬測共同新客家語 (Common Neo-Hakka) 時也留意到寧都「淺」yon/yan 的韻母相當特別，並認為這類形式來源不明 (They are of obscure provenance)，於擬測共同新客家語時暫時擱置。透過廣泛的語言比較以及對贛南移民歷史的認識，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現在客語寧都方言的-yon/-yan 是從贛語借來的，不用於擬測共同新客家語是嚴謹審慎的作法。

最後談一個方法論的問題。歷史語言學為語言分群的標準，最重要的證據在於找出「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至於《切韻·序》中提到的「仙先之別」，比較文獻與方言，則這類條件性質上是一種「存古」(retention)。因此用「仙先知別」為標準來區別現代漢語方言，是否存在以「存古」來分群的疑慮呢？我們認為不會。

首先說明這項條件的歷史意義。「仙先兩韻是否有別」在《切韻·序》寫作的六朝時期已經存在南北差異：南方江東方言不論是反切或押韻都區分仙先兩韻。例如劉宋時期南方民間歌謠先韻往往獨用而不與仙通押，顯示仙先之別 (Ho 1981, 272-273)。相對地，北方不大區分同攝三四等韻，例如北齊陸印除了齊韻獨用三次，怙韻獨用一次之外，看不到其他四等韻獨用的例子 (Ho 1981, 306)。因此，從仙先兩韻的分合來說，六朝時期北方鄴下不分，南方江東可別。

從現代漢語方言的立場來看，已知某個現代漢語方言(方言甲)可以區別仙先兩韻，倘若進一步向上追溯方言甲與六朝時期鄴下方言與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則至少可以由兩個方面來思考。從積極面說，根據「仙先有別」這項特徵，我們可以把方言甲與六朝江東方言歸為同一群，並且從時間上來看，現代的方言甲可以進一步視為六朝江東方言的後裔。反之，從消極面說，方言甲必然無法與鄴下方言歸為一群，也不可能是鄴下方言的後裔；理由非常簡單：早期已經合併的仙先兩韻，若是主張它們在後來又發展出區別，其中存在邏輯推論上的困難。

著眼於此，六朝時期鄴下方言「仙先無別」這項特徵的性質，其實反而是一種音韻創新；存古的是當時的江東方言。這裡應當留意，

就方法操作上來說，根據已知的早期歷史性音韻條件來給現代漢語方言分類，並不完全等同於歷史語言學上的「分群」。程序上嚴格地說，本文所進行的利用早期音韻特徵來給現代漢語方言「歸群」，也就是依照歷史性音韻條件的有無，把現代漢語方言與古代漢語方言聯繫起來。聯繫古今漢語方言，一方面參照中古音韻框架，另一方面也仰賴現代漢語方言的比較擬測。具體地說，本文在準確而可信的同源詞基礎上，先建立現代漢語方言的早期形式，並透過這個擬測出來的形式來觀察與中古音韻框架的異同，進而論斷古今方言彼此的關係。透過嚴謹比較所得的原始漢語方言，具有相對較長的時間縱深，同時透過比較方法的操作，其本身可以釐清若干方言個別後起的音變或過濾肇因於接觸產生的變體，使我們不會被單一個別方言的音韻現象所誤導。

附帶一提，也許有人會問，從詞彙的觀點來看，湘語、閩語（閩北）、贛語、客語都有表「縫製義」的「連」（力延切），是否可以準此把這四個漢語方言歸為一群呢？對此我們不能同意。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言之間存在同源詞，僅僅顯示這些語言之間彼此具有同源關係，要把具有同源關係的語言加以分群，則應當根據同源詞所揭露的音韻規則對應。以「連」而言，現代湘語、贛語、閩語都可以追溯到一個仙先有別的音韻形式 \**liən*<sub>2</sub>，客語則只能追溯到仙先無別的音韻形式 \**lian*<sub>2</sub>。參照更多同源詞例所顯示的音韻規則對應，根據「仙先有別與否」，我們可以把上述四個漢語方言分成兩群：湘語、贛語、閩語為一群，都是仙先有別。客語則為另一群，仙先無別。間或有客語次方言曾自早期贛語借入若干仙先有別的詞彙，其讀音性質已於上文澄清，可以不論。

## 5. 結論

### 5.1 關於原始湘語的擬測

Coblin (2011) 運用了 12 種位居湖南中央地帶的湘語資料，利用嚴謹的比較方法擬測出原始中部湘語 (Common Central Xiāng)<sup>11</sup>。共同中部湘語的聲韻調系統如下：

#### 1) 聲母系統 (30 個)

p	p'	b	m	f	v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ʂ	tʂ'	dʒ	ʂ	ʒ			(ɻ)
k	k'	g	ŋ	x	ɣ		
∅							

## 2) 韻母系統 (53 個)

a	ia	ua	ya	ai	uai	au	iau	an	uan	aŋ	iaŋ	uaŋ
ɒ	iɒ	uɒ	yɒ	ɒi				ɒn	uɒn	ɒŋ	iɒŋ	
ə	iə	uə				(əu)	iəu	ən	uən			
e	ie	ue	ye			eu			ien	yen		
i	ui	yi						in				
ɿ	ʅ											
u	(iuŋ)											
y	yn											
o	io	uo								oŋ	ioŋ	
ə												
ŋ												

## 3) 聲調 (7 個)

陰平		上聲		陰去		入聲
陽平		(陽上)		陽去		

整體而言，Coblin (2011) 的擬測有幾個值得注意之處：首先，以上音系乃是以 12 種中部湘語的同源詞，透過比較方法擬測出來的，這個音系是現代中部湘語的早期祖語。其次，該擬測也相當重視層次問題，因此若同一個同源詞在各方言中存在同源異形詞 (doublet)，便依照各自的規則對應建構不同的語形。以梗攝字為例，該擬測在共同中部湘語構擬了白話與文讀兩套韻母：

生硬爭 <sup>梗開二</sup>	白話*-ɒŋ	文讀*-ən
精領名正輕成 <sup>梗開三聽梗開四</sup>	白話*-iɒŋ	文讀*-in

根據以上構擬，梗攝字白話音的主要元音是後低合口的[ɒ]，文讀音則都是非低元音[i]或[ə]。這意味著共同中部湘語早已存在語言接觸問題，並且外來文讀音與本地白話音彼此互動，具體展現為同源詞的不同語音層次。這一擬測照顧到漢語的層次現象，同時有助於我們釐清個別同源詞不同讀音之間彼此的關係。

以本文所討論的仙三開與先四開而言，Coblin (2011) 的共同中部湘語將這兩類都構擬為\*-ien，如例 (7) 所示：

- (7) a. 仙三開：錢\*dzien<sup>2</sup>、仙鮮\*sien<sup>1</sup>、展\*tɕien<sup>3</sup>、戰\*tɕien<sup>5</sup>、扇\*ɕien<sup>5</sup>、善\*ɕien<sup>6</sup>

- b. 先四開: 天\*thien1、前\*dzien2、千\*tshien1、先\*sien1、年\*nien2、見\*kien5

依照本文的討論，在更早階段的湘語，不論是本文所說原始湘語或 Coblin(2011)中的共同中部湘語，應當還可以為中古山攝仙三開構擬出一個獨立的韻母，以區別於先四開的\*-ien(<\*ian)。參考 Coblin(2011)對共同中部湘語的擬測，仙三韻「連淺鮮癩賤」等同源詞可以擬測為\*-iɒn；恰好共同中部湘語沒有\*-iɒn，我們的擬測不僅能補足這個空缺，同時也顧及原先音韻系統的均衡。

## 5.2 關於六朝江東方言的擬測

丁邦新(Ting [1995]2008, 70)很早就指出《切韻》應當構擬為兩個音系，其中老湘語的材料可以用來擬測金陵切韻(也就是本文的六朝江東方言。另外，梅祖麟(Mei [2001]2014a, 262; [2013]2014b, 319)指出，吳語、閩語和贛語都有一個來自六朝江東方言的音韻層次，然而並沒有提到湘語。本文對仙三先四兩韻的討論印證丁邦新的看法。同時本文以「仙先有別」這個音韻特徵，指出湘語也具有六朝江東方言這個早期的音韻層次，在取材上對梅祖麟的看法有所補充。換句話說，目前能用來擬測六朝江東方言的材料至少有四種：吳語、閩語、贛語和湘語。在擴大了六朝江東方言的方言基礎後，接下來的工作是利用其他早期的歷史音韻條件(從邪、魚虞、支脂之、覃談)對吳、閩、贛、湘諸方言一一考察。

根據周祖謨(Zhou 1966b, 470)的研究，《原本玉篇》音系反映的是六朝時期南方金陵地區的雅言與書音。同時，周祖謨(Zhou 1966a, 399)《原本玉篇》音系中的仙三開擬為\*-ien，先四開擬為\*-ien。上述《原本玉篇》中的擬音與本文為六朝江東方言擬測的仙三開\*iɒn與先四開\*-ian不同，這是由於方法不同使然。周祖謨的擬測乃是為早期文獻資料設定音讀；本文則是以現代方言為基礎，參考切韻框架，由下而上地進行擬測。我們相信妥善運用現代漢語方言進行深入而細緻的比較研究，對於早期文獻的擬測將發揮重大的作用。

本文在第4節中參照劉綸鑫關於明清時期江西客贛移民之歷史論述，以此證明「仙先之別」在現代客、贛兩語中的性質差異。這一方式也適用於湘語中的語音特徵與相關問題。譚其驥(Tan 1987a, 1987b)《長水集》中收錄〈湖南人由來考〉與〈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兩篇文章，前者考證現代湖南省不同朝代的移民來歷，後者以姓氏為線索，利用具體史料論述湖南在地非漢族脫蠻入漢的過程。其中與本文所論

漢語音韻問題直接相關者為〈湖南人由來考〉一文。根據譚其驥 (Tan 1987a, 1987b) 的研究，今湖南地域的居民在周秦之前並非漢族，東漢之後始有可觀之漢人移民遷入，至六朝及唐均有漢人接踵繼之。但整體而言，五代之前遷入的漢人多是避亂趨就或獲罪謫徙這類被動因素，因此人數不多且可考者鮮。晚唐五代之後，遷移入湖南的漢人主要來自東邊的江西，當時湖南一帶土地宜於穀稻生長，《宋史·地理志》謂「其民往往遷徙自佔，深耕溉種，率致富饒」，吸引自發性的移民遷入，這類移民人數較多，且易於考求 (Tan 1987a, 328)。以上所述是湖南移民史的證據。

從語言現象來看，已經有學者指出現代湘語保留先秦兩漢典籍中的若干詞彙，例如表示兒子的「崽」tsai3 係來自「子」，不過這類現象較為零星 (參看 Li 2019)。倘若著眼於成系統的音韻對應，則湘語的音韻特徵顯然與六朝的《切韻》音系更為相近，例如原始湘語仍然保留中古咸攝一等重韻覃談之別 (參看 Wu 2018) 以及本文所討論的山攝開口三四等仙先之別。另外，現代湘語中也保留了六朝時期江東方言詞，例如表示「冷」的「清」、表示「鍋」的「鼎」和人稱複數後綴「儂」 (參看 Wu 2019)。結合移民資料與語言現象，對於考鏡音變無疑地有莫大助益，往後的研究則需將不同面向的證據結合起來，以獲得更宏觀而全面的認識。

#### 注釋 (NOTES)

1. 本文語料出處如下：婁底根據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 (Li, Liu, and Yan 1987)、邵陽根據儲澤祥 (Chu 1998) 及鮑厚星 (Bao 2006)、湘鄉根據湘鄉縣志編纂委員會 (XXBW 1993)、雙峰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室編 (BDZYWYJ 2008)、漣源根據陳暉 (Chen 1999)、新化根據羅昕如 (Luo 1998)、辰溪根據謝伯端 (Xie 2016)、溆浦根據賀凱林 (He 1999)、衡陽根據李永明 (Li 2016b)、東安根據鮑厚星 (Bao 1998)、祁陽根據李維琦 (Li 1998)、長沙根據鮑厚星等 (Bao et al 1998)、湘潭根據曾毓美 (Zeng 1993) 及李永明 (Li 2016a)、桃江根據張盛裕、汪平、沈同 (Zhang, Wang, and Shen 1988)、益陽根據崔振華 (Cui 1998)。

2. 由於先四韻合口沒有精系字，因此討論從略。

3. 方括號[]中古代聲母的類以漢字取代音標，並取第一個字代替下轄聲類，例如[精]代表「精清從心邪」，餘類推。

4. 參考金有景 (Jin 1982)、曹志耘等 (Cao et al 2000) 和曹志耘 (Cao 2002)。底下表格是根據我們 (Wu 2012, 231) 的整理，原始浙南吳語的形式則是本文的擬測。

5. 原始閩北語山攝仙韻同源詞的主要元音是複合元音 -ai-，從原始閩語 \*-iɔn 來看，可能發生了元音分裂的變化，參看我們 (Wu 2012) 的討論。

6. 中古來母在湘語祁陽方言今讀若後接前高成分 [i] 時，會讀為帶音且送氣的 dh，例字如：籬 dhi2、涼 dhiaŋ2、令 dhin5、流 dhiu2。也就是說，祁陽方言來母讀 dh 屬於規則演變。

7. 中古來母在湘語辰溪方言今讀若後接前高成分 [i] 或 [y] 時，會讀為帶音且不送氣的 d，例字如：籬 di2、了 diau3、亮 diau6、裂 die2。也就是說，辰溪方言來母讀 d 屬於規則演變。

8. 李如龍、張雙慶 (Li and Chang 1992, 383) 將表「縫」義的動詞漢字寫為「聯」，讀音與「連」同。劉綸鑫 (Liu 1999, 466) 將表「縫衣」義的動詞漢字寫為「縫」。根據《廣韻》，「縫」反切為落賢切，是山攝開口四等先韻字，與「蓮」同音。就語義而言，「縫」義為縫紉，寒具。《玉篇》釋為「縷不解」，也就是絲縷交纏。就目前客贛語使用之語義而言，仍以三等「連」(聯) 為語源較為妥適。客贛語中若干語源未定或另用他字 (如縫、做) 者，均不列入。另外，不同來源的語料以「||」區隔，之前為李如龍、張雙慶 (Li and Chang 1992)，之後為劉綸鑫 (Liu 1999)。

9. 劉綸鑫 (Liu 1999, 466)「縫衣」項下龍南讀音標為 liuon2，不過回頭翻檢劉綸鑫 (Liu 1999, 87) 77. 龍南縣龍南鎮音系表並無 -iuon 韻母，系統中讀音最為近似的是 -iuɔin，例字為「軟全」。我們據音系表將 liuon2 改為 liuɔin2。

10. 請留意梅縣固然如此，但這不意味著早期客語不能區分仙三開與仙三合。例如 Coblin (2019, 667, 676) 構擬的共同新客家語中，仙三開「淺」擬為 \*tshian3，仙三合「全」擬為 \*tshion2，主要元音分別為前低展唇元音 [a] 以及後央圓唇元音 [o]，仍然有別。梅縣「淺全」韻母相同是後起的演變。

11. 這 12 種湘語方言是：湘鄉、雙峰、婁底-A、婁底-B、漣源、安化、新化、溆浦、辰溪、瀘溪、會同-A、會同-B。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03. *Wuyu Chuqu fangyan (Xibei pian) guyin gouni* 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honology of North Western Chuqu subgroup of Wu dialects). Tokyo: Kohbun Press.
- BAO, Houxing 鮑厚星. 1998. *Dong'an Tuhua yanjiu* 東安土話研究 (A study of the Dong'an Tuhua).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 2006. *Xiang fangyan gaiyao* 湘方言概要 (An outline of the Xiang dialects). Changsha: Hu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BAO, Houxing 鮑厚星, and Hui Chen 陳暉. 2005. Xiangyu de fenqu (gao) 湘語的分區(稿) (The classification of Xia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3: 261–270.
- BAO, Houxing 鮑厚星, Zhenhua Cui 崔振華, Ruoyun Shen 沈若雲, and Yunji Wu 伍雲姬. 1998. *Changsha fangyan cidian* 長沙方言詞典 (Changsha dialect dictionary).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BDZYWYJ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xi Yuyan Jiaoyanshi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室). 2008. *Hanyu fangyin zihui (di-er ban chongpaiben)*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 (The phonology of Chinese dialects [2<sup>nd</sup> edition with re-arrangement]).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 CAO, Zhiyun 曹志耘. 2002. *Nanbu Wuyu yuyin yanjiu*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n Southern Wu dialect).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CAO, Zhiyun 曹志耘, Hiroyuki Akitani 秋谷裕幸, Itsuku Ōta 太田齋, and Rixin Zhao 趙日新.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Wu dialects of the Chuqu region in Southern Zhejiang). Tokyo: Kohbun Press.
- CHEN, Hui 陳暉. 1999. *Lianyuan fangyan yanjiu* 漣源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Lianyuan dialect).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 2006. *Xiang fangyan yuyin yanjiu* 湘方言語音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n Xiang dialects). Changsha: Hu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CHU, Zexiang 儲澤祥. 1998. *Shaoyang fangyan yanjiu* 邵陽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Shaoyang dialect).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COBLIN, W. South. 2011.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āng Dialect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 2019. *Common Neo-Hakka: A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UI, Zhenhua 崔振華. 1998. *Yiyang fangyan yanjiu* 益陽方言研究 (A study of Yiyang dialect).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GU, Yewang 顧野王, and Pengnian Chen 陳彭年. 1982. *Daguang yihui Yupian* 大廣益會玉篇 (Greater extended Yupian). Taipei: Zhonghua shuju.
- HE, Kailin 賀凱林. 1999. *Xupu fangyan yanjiu* 溆浦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Xupu dialect).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HO, Dah-an 何大安. 1981. *Nanbeichao yunbu yanbian yanjiu*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rhyme classes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hD di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 . 1988. *Guilü yu fangxiang: Bianqian zhong de yinyun jiegou*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 (Rules and directions: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honolog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HOU, Jingyi 侯精一. 2002. *Xiandai Hanyu fangyan gailun*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JIN, Youjing 金有景. 1982. *Guanyu Zhejiang fangyan zhong Xian Shan liang she san si deng zi de fenbie* 關於浙江方言中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分別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ade III and IV of *Xian She* and *Shan She* in Zhejiang dialect).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 148–162.
- LI, Fang-kuei. (1937)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edited by Chao-ying Shih and Chi-hsien Chang, 121–128.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Jiyuan 李濟源, Lihua Liu 劉麗華, and Qinghui Yan 顏清徽. 1987. *Hunan Loudi fangyan de tongyin zihui* 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匯 (Homophony syllabary of Loudi dialect in Hunan). *Fangyan* 方言 4: 294–305.
- LI, Kangcheng 李康澄. 2019. *Zai Zi tongyuan lun* “崽” “子” 同源論 (On the homology of *Zai* and *Zi*).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1: 52–56.

- LI, Rulong 李如龍, and Song Hing Chang 張雙慶. 1992. *Ke-Gan fangyan diaocha baogao*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A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the Hakka and Gan dialects). Xiamen: Xiamen daxue chubanshe.
- LI, Weiqi 李維琦. 1998. *Qiyang fangyan yanjiu* 祁陽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Qiyang dialect).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LI, Yongming 李永明. 2016a. *Xiangxiang fangyan* 湘鄉方言 (Xiangxiang dialect). Xiangtan: Xiangtan daxue chubanshe.
- . 2016b. *Hengyang fangyan* 衡陽方言 (*Hengyang* dialect). Xiangtan: Xiangtan daxue chubanshe.
- LIU, Lunxin 劉綸鑫. 1999. *Ke-Gan fangyan bijiao yanjiu*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Hakka and Gan dialect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LUO, Xinru 羅昕如. 1998. *Xinhua fangyan yanjiu* 新化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Xinhua dialect).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MEI, Tsu-Lin 梅祖麟. (2001) 2014a. Xiandai Wuyu he “zhi zhi yu yu, gong wei buyun”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 (The survival of two pairs of *Qieyun* distinctions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In *Han Zang bijiao ji lishi fangyan lunji* 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comparative historical dialectology of Sino-Tibetan), 247–265. Shanghai: Zhongxi shuju.
- . (2013) 2014b. Hanyu fangyan li de sange zhidaici: “Ru” “Quta ‘Qu’” “Xu ‘Na’” – zai lun Yu Yu youbie yu xiandai fangyan 漢語方言裡的三個指代詞: “汝”、“渠他(佢)”、“許(那)”——再論魚虞有別與現代方言 (The 魚/虞 distin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n *Han Zang bijiao ji lishi fangyan lunji* 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comparative historical dialectology of Sino-Tibetan), 296–324. Shanghai: Zhongxi shuju.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 1994.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 Translated by Tsu-lin Mei 梅祖麟. *Dalu zazhi* 大陸雜誌 88(2): 45–48.

- . 2011. *Common dialectal Chinese* 漢語方言通音. Translated by R. VanNess Simmons 史皓元, and Yanhong Zhang 張艷紅. *Fangyan* 方言 2: 97–116.
- NORMAN, Jerry L., and W. South Coblin. 1995.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 576–584.
- PENG, Jianguo 彭建國. 2009. *Xiangyu yinyun lishi cengci yanjiu* 湘語音韻歷史層次研究 (A study on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Xiang). Changsha: Hunan daxue chubanshe.
- TAN, Qixiang 譚其驤. 1987a. Hunanren youlai kao 湖南人由來考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peoples in hunan). In *Changshui ji* 長水集 (Collected works of Tan Qixiang), 300–360.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 1987b. Jindai Hunanren zhong zhi manzu xuetong 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 (The Man people ancestry among the modern Hunan people). In *Changshui ji* 長水集 (Collected works of Tan Qixiang), 361–392.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2) 1998. Hanyu fangyan qufen de tiaojian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In *Ding Bangxin yuyanxue lunwenji*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Ting Pang-Hsin on linguistics), 166–187.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 (1995) 2008. Chongjian Hanyu zhonggu yinxi de yixie xiangfa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Some thoughts on reconstructing the phonetic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In *Zhongguo yuyanxue lunwenji*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Essays on Chinese linguistics), 65–73.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TSUJI, Nobuhisa 辻伸久. 1979. Konanshohougen no Bunrui to Bunpu -- Zendakuseibo no Henka ni Motozuku Shopoteki Kokoromi 湖南諸方言の分類と分布——全濁声母の変化に基く初歩的試み (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unan dialects — A rudimentary attempt based on sound changes of voiced initials). *Chūgokugogaku* 226: 1–12.
- WU, Rui-wen 吳瑞文. 2002. Lun Min fangyan sidengyun de sange cengci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Qièyùn grade IV finals in Mǐn).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3(1): 133–162.

- . 2012. Lun *Shan She* kaikouzi zai gongtong Minyu zhong de yanbian yu cengci 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 (Development and strata analysis of *Shan She* unrounded cognates in proto-Min).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中國語言學集刊 6(1): 177–238.
- . 2018. Lun xiandai Xiangyu zhong de Tan Tan youbie ji qi zaoqi xingshi de nice 論現代湘語中的覃談有別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 (On Tán/Tán distinction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in proto Xiang).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中國語言學集刊 11(1/2): 77–98.
- . 2019. Xiandai Xiangyu zhong de sange Liuchao Jiangdong fangyanci 現代湘語中的三個六朝江東方言詞 (On three words of the Six dynasties Jiangdong dialect in modern Xiāng dialects). *Hunan keji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2(3): 130–138.
- XXBW (Xiangxiang Xianzhi Bianzuan Weiyuanhui 湘鄉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 *Xiangxiang xianzhi: Sasi juan (shang) fangyan* 湘鄉縣志·卅四卷(上)·方言 (Gazetteer of Xiangxiang county: vol. 34 part 1 dialects). Changsha: Hunan chubanshe.
- XIE, Boduan 謝伯端. 2016. *Chenxi fangyan* 辰溪方言 (Chenxi dialect). Xiangtan: Xiangtan daxue chubanshe.
- XIE, Liuwen 謝留文. 1998. *Yudu fangyan cidian* 于都方言詞典 (Changsha dialect dictionary).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XIE, Liuwen 謝留文. 2003. *Kejia fangyan yuyin yanjiu* 客家方言語音研究 (A phonological study on Hakka dialect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YUAN, Jiahua 袁家驊. 2001. *Hanyu fangyan gaiyao* 漢語方言概要 (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 ZENG, Yumei 曾毓美. 1993. Xiangtan fangyan tongyin zihui 湘潭方言同音字匯 (A homophone syllabary of the Xiangtan dialect). *Fangyan* 方言 4: 295–305.
- ZHANG, Shengyu 張盛裕, Ping Wang 汪平, and Tong Shen 沈同. 1988. Hunan Taojiang (Gaoqiao) fangyan tongyin zihui 湖南桃江(高橋)方言同音字匯 (A homophone syllabary of the Taojiang (Gaoqiao) dialect in Hunan). *Fangyan* 方言 4: 270–286.

- ZHOU, Zumo 周祖謨. 1966a. *Wanxiang Mingyi zhong zhi yuanben Yupian yinxi*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original *Yupian* (543) as preserved in *Wanxiang Mingyi* (9th century)). In *Wen xue ji* 問學集 (Collected scholarship), 270–404.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 1966b. *Qieyun de xingzhi he ta de yinxi jichu*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 (The nature of *Qieyun* and its phonological basis). In *Wen xue ji* 問學集 (Collected scholarship), 434–473.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ON THE XIĀN/XIĀN DISTINCTION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AND RECONSTRUCTION IN PROTO-XIANG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Qieyùn* (切韻)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phonological distinctions between Grade III and Grade IV of the Shān Shè (山攝) rhyme group, namely the Xiān (仙) and Xiān (先) rhyme, in Modern Xiang. Whether the Xiān (仙)/Xiān (先) distinction exists or not in modern Xiang dialects is still under debate. These different views constitute the primary research motivation of this paper.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1. The Xiān (仙)/Xiān (先) distinction is indeed preserved in Modern Xiang, and the phonological contrast occurs after the initials of the Jing (精) series of Middle Chinese. 2. According to the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in Modern Xiang, Xiān (仙)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ian and Xiān (先) as \*-ian. 3.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proto dialects, we reconstruct the contrast of \*-ian and \*-ian in the old Jiangdong dialect of the Six Dynasties, which establish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ng and Jiangdong dialect in history.

### KEYWORDS

*Qieyùn* Grade III/IV distinction Proto-Xiang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